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二十八

詳校官編修_臣周瓊

編修_臣裴謙勛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_臣盧遂

謄錄監生_臣任應銑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二十八

明 楊士奇等 撰

禦邊

宋仁宗時翰林學士宋祁議減邊兵上奏曰臣本書生不當妄言兵革但以事勢料之參驗今古有灼然易了者敢為奏請臣伏見自古以來防邊守塞未有屯結兵馬經年亘歲常在城砦無有休息者傳曰久暴師則國

不足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只如秦漢時與匈奴更相
酬報出入鈔掠亦是兵罷即歸不令屯結亦不如聖朝
長令兵馬守脩邊上既不出攻坐費糧運是故用兵未
及六年天下之財已告匱竭良由邊將不知休兵朝廷
不授成筭億萬之費耗散而不計若更十年未知多少
財用可濟其艱臣請言其驗賊界自三月後馬瘦放在
草野不能負重關陝人皆知之則背春向夏賊不能大
舉其驗一也賊無餽運每入漢界常因糧於中國中國

自三月以後才有麥熟其餘禾稼未成無糧可因賊不能大舉其驗二也又有高山大川溪谷相衝春夏之後雨水時行霖潦為阻賊不能大舉其驗三也是賊兵銳於秋冬而屈於春夏其勢可見臣欲乞朝廷詳度許令應沿邊州軍城砦每年自三月後抽減一半兵馬入內地州府就糧直至九月却往元駐劄去處號為防秋況所抽兵士雖在內郡其校習訓練一如邊上此乃事之至便不足多疑一則邊上州軍愛惜得年支糧草二則

兵馬有休息之時三則兵士到內地州府易為裹費四則關陝之民免得轉般糧草是邊上一年支準可展為二年也識者必難臣曰賊知朝廷自三月後抽退兵馬必選擇壯騎精兵出人不意入來漢界作過恐大段深入鈔掠人民破蕩城砦何以為脩臣對曰假如令賊有壯馬精兵能於盛夏入漢界作過三五萬只是抄掠得界上些小熟戶人民且無糧草可食賊又不曾攻打城壁朝廷但只令所在城砦堅守不出兵及州軍只坡城

立柵相對不與賊戰則見在一半人馬已自足用萬一
假令賊敢謀深入即令內郡就糧兵馬旬日內可以勾
集令大將將數萬之兵結陣徐驅往彼救應亦只立硬
砦相持勿與賊爭鋒使賊進則不敢退又粘逐常擇便
地自逗留至二十日以上賊必有糧盡或雨水之阻又
何能破蕩城砦大段深入也但自來朝廷不肯明下成
算與邊將令抽退兵馬是以邊將畏避責罰長要占留
在邊上圖常有準擬其添到軍馬以死固執無因肯減

一人一騎今若朝廷明降成算使之遵守如賊非時入界萬一有少敗卽朝廷自任其責自然邊將必無固執斯議者也伏望降付中書樞密院仔細商量取進止

祁知成德軍論蠻夷利害劄子曰右臣竊聞用兵者不幸敵之亂而欲己之不可亂不畏彼之侵而患所以來其侵也今聞契丹興端造隙欲敗和誓外倚虛驕搖脇近邊不顧曲直惟利是視是謂貪兵兵貪者亂此可乘而取之然陛下無良將邊陲之臣類皆才下又甲冑不

完密弓弩不射遠行無馱幕出無營壘馬乏精突士習
饒墮外不能扞患內能為患此陛下未有翼敵之不能
亂也邕溪之蠻最脆弱者今乃離去巢窟略地千里弄
兵安行無一能拒螭飛蠅營拏而不散此官濫吏庸招
其所以侵也事弊及此不振而張之不可謂謀謀之不
臧使得遺禍不可謂國臣伏見陛下諸臣急則念治緩
則偷安天下無事時見利害之小者則鄙之以為不足
事及大利害則憚曰安可卒行又曰據今日之安亦未

及于危小者鄙之大者難之遠者蔑之於是天下之事
日損一日歲耗一歲經制不立紀綱頽陵賴陛下盛德
四海晏然然無法而治不可以恃今幸二邊少警朝廷
焦意寒心士各獻謀人意必向臣請先舉二方言之今
河北既分部署等路各有屬州是唐諸節度兵也然而
未有都統以節進退臣請因建大帥以一之使部分各
得其人則金鼓旗幟卒伍號令便當一稟於其帥綴鎧
磨兵益養馬閱師而討之講求法度朝廷密詔以敵入

某處以某部署軍當之某路以師援某所以糧濟咨大
帥而聽命焉擊首尾應擊尾首應犄角屈伸包裹彌縫
明立賞罰間外之務不從中制此所謂不可亂也不亂
則陛下可用而勝彼之亂也嶺南外區瘴癘熏蒸北方
戍人夏秋往者九死一在多發兵則糧乏少發則事不
集急責功則蠻獠遁逃不肯出緩則復來擾人是宜有
以制之也今聞發北方兵踰萬人已戍嶺外下濕上蒸
病死必多料羣蠻勢不久屯擊之必散臣謂不如選一

二健將歲纔留北兵五千人分屯要害處得善吏十數人完治諸州募土人為鄉軍復其租調視州大小戶多少為之數統以部伍教以進退習以彼所長伎與相迫逐率百人給北兵三十以勁弩利兵佐之冬春則使深入擾其居夏秋則使謹守防其略彼雖能誘納中國亡命要之食盡必出擄掠若其來也一大斬獲則終身創矣我威已立然後可議招來與之盟則固許之臣則久遠期五年近止三年南方無事矣臣竊恐有司苟且復

仍舊弊多留客兵自取死亡又不先以威而務招懷不
為遠圖而求近効故雖盟必違雖臣必叛夫前日之失
已不可追自今之利便當審料恐諸將功成之後議者
泰然遂便因循授吏鹵莽設防不為陛下議長久計雖
一賊死而百賊生故臣曰彼侵不足畏患所以來其侵
也臣愚陋不識禁忌惟陛下裁赦用之

祁知定州上便宜奏曰右臣伏念行年五十有六素自
衰怯不逮人宜內治一郡習刀筆簿領計校米鹽與俗

吏爭課最以報萬分不意陛下過聽乃使守邊居真定
不半年徙定武仕過所能早夜震惶然常聞天下根本
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鎮定以其扼賊衝為國門戶且契
丹强悍五十年習不畏人很態貪心不能無動今詆齟
垂涎欲肆嚙者惟定與鎮二軍不戰則進搏深趙邢洺
咋脆撞虛血吻婪婪無有患矣臣所以日夜深計者以
為欲兵之強莫如多穀與財欲士而練莫如善擇將欲
人歆艷樂聞莫若賞重而罰嚴欲賊顧望不敢前莫如

使鎮重而定強夫耻怯尚勇好論事甘得而忘死河北之人殆天性然陛下少勵之不憂不戰以欲戰之士不得善將雖聞猶負無穀與財雖鎮金城定湯壕勢必輕今朝廷擇將練卒制財糧反以陝西河東為先河北為後非計也夫西戎兵銳士寡能略邊不能深入河東天險敵憚為寇惟河北不然失長城之防自薊而南直視千里敵鼓而前如莞衽上行故曰謀契丹患不得不先河北謀河北捨定與鎮無可議矣故臣願先入穀鎮定

鎮定已充可入穀餘州列將在陝西河東有功狀者得
遷鎮定則鎮定重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多用步兵夫
閑然聚霍然去雲奔馳抄後掠前此馬之長也強弩
巨槃長槍利刀什什相聯伍伍相遮大呼薄戰此步之
長也臣料朝廷與敵相攻必不深入窮追毆而去之及
境則止然則不待馬而步可用矣臣請損馬而益步故
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闔健我能用步所長雖契丹多馬
無所用之夫鎮定一體也勢不可離今判為二恐謀之

未詳自先帝為一道帥專而師不分故定提其脅則鎮
擣其脅勢自然耳今其顯顯有害者屯寨山川要險之
地裂而有之平時號令文移不能一賊脫叩壘則彼此
不相謀誰肯任責耶臣請合鎮定為一路願以將相大
臣領之無事時以鎮為治所有事則遷治定指授諸將
諸將權一而責有歸無苟且意策之上也惟陛下與中
書樞密院當安慮危熟計所長必待事至而後圖之殆
矣河東馬強士習善馳突與鎮定若表裏然東下井陘

不百里入鎮定矣賊若深走以河東健馬佐鎮定兵掩契丹之墮若歸者萬出萬全此一奇也臣聞事切於用者不可以文陳臣所論增步兵及入穀分兵隸裨將等諸條件目繁碎要待刀筆吏委曲可曉臣已便俗言之輒別封上至擇善將多蓄財乞委樞密院三司條具以聞臣一諸生弗知軍旅事偶有所見不敢隱特以受大恩思亟報也恐議涉迂暗有司疑詰更乞付臣令悉意條陳然後施行

至和二年祁又進禦敵論表曰臣去皇祐四年秋七月待罪成德軍五年二月改定武軍皆兼本路安撫部署兩司此河北極選賢士大夫日夜所望立功名者也臣某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臣不肖少服儒業幸得秉筆代天子制令奉職弗稱遂用外遷不謂尊號皇帝陛下擢自疎冗付以劇使俾專一面護諸將貴重體雄日靡皇寧出入三年無毫髮之報竊以持兵擁甲野戰乘城皆非臣所能勉加體力早衰年向六一謀不逮遠識不先

事姑奉陛下經武之略報然汗發于背然所至詢疆場
事所以制敵大畧目見耳聞非獨一端輒次為禦狄論
七篇其語不文以便事也弗泥於古從權宜也直取今
日利害決為可行也不足示後時異則計有所不用也
伏以中書樞密院皆忠力大臣謨謀閎深奉承聖筭明
燭萬里敵無遁情臣今所上乃廊廟殘計策牘弃語猶
敢冒昧上陳者欲明邊臣思不出職亦上佐朝聽芻蕘
千慮之冀也干冒宸覽臣無任愧羞戰栗之至其論謹

附表投獻以聞臣某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篇之一

客問臣子為陛下守中山直契丹西鄙天下精兵處敵
敢引弓南面射最先薄戰自先帝咸平以來常以重將
臨統子今出入三年頗知賊情偽乎臣應曰太守本諸
生朝廷不知其愚使護諸屯未嘗履軍陷陣又無橫縱
之辯王霸之術烏能論戰乎雖然傳曰知彼知己太守
誠不肖粗能舉其凡客曰願子無讓請以今事言之竊

聞西羌與北敵解仇申約復為甥舅信乎臣曰契丹使一介叩朝廷言夏人臣順事驅馬羊納有司果信矣然則兩敵合而無隙彼將連衡以擾二邊奈何臣曰合則有之隙未平也契丹地大兵衆而猥羌地狹卒寡而精以大臨狹則羌弗獲已而合以精抗猥彼何敢安受其臣哉且北酋與羌兒戰一不勝殺卒二萬餘其主僅自脫北築威武金蕭等城跨河而守者五年矣訖無尺寸功是契丹窮於侵羌倦於守矣故卑辭厚幣以休兵甲之

勞羌非真畏敵

原本缺

子女麗金錢多故思隙而連和

以軋吾境鈔劫係累各飽其私安得不合臣曰不然如客所謂茲易與耳國家歲棄金帛五十萬與北敵以五萬與西羌彼有背盟為不臣者我幣五十五萬固不出境若陰以十萬許羌人赦其罪以攜之彼必以中國合還兵而抗北北失西援且狼狽不敢前我又陰許還北敵三十萬與之平則二敵之仇結不鮮矣北敵之怨必嫁于西羌西羌之怒且衡于北朝廷安視其禍以虛饋操

二國重輕何所患哉客曰羌人自元昊以來勢始張國
褊而兵寡雖與合恐不足為重輕對曰不然元昊善用
兵其左右皆賢故數亂西垂未嘗少衄焉雖挾勝而不
敢不來臣知事大之體也既父子戕死而諸酋扶孀嫗
抱嬰雛南面而朝人惕息相與守舊君法無違德南抗
中國東支契丹養馬按兵自如四隣不敢侵中國有年
無疾疫死亡意者天假之幸是且將興烏得不為重輕
哉

篇之二

客曰子謂契丹與古孰強臣曰耶律一姓王二百年今其衰也歟客曰彼兼奚黑水高麗達靺新羅數十國薄海而東南包燕薊肥腴之地孳養族類戢戢林林重穢北荒與中國爭長六十年今又得西夏而臣之何云哀耶臣曰客詫其表不責其裏請為客道所聞敵主懦庸其弟悍剽好戰本許傳國故盡以奚契丹兵屬之敵主有子且長更為王以燕薊華人屬之然其弟常右蕃卑

漢數請犯中國子常佐漢鄙狄願與中國和又寡老嫗在焉故敵主依違不能有所決華人之輔政者皆附主與子蕃長之當國者附其弟是此敵一軀裂為二支禍難待時作耳有如君長一日有疾病很弟即位愛子能相下為君臣乎能為君臣無疑忌乎華蕃大臣能合而不限乎幸而寡嫗未死肯捨其子而助其孫乎內不能定必大誅殺安得不亂亂必有黨黨必爭爭未必有能國也彼高麗達靼等苦為契丹屬久矣誅求無時調發

無度一日契丹亂彼將蝟毛而奮自王其國且何時而
強又和戎以來北人習見朝廷袍笏之美百官之富者
果餽膠炙淪甘玕衣服器彝薰澤光鮮皆競浮靡厭質
樸改移異俗慕為華風時時道詩書語竊問儒者禮樂
等事爭貨紈綃纖縑之麗橙茗辛馥之奇以相夸尚此
賈誼所謂五餌壞其耳目腹心者也客曰五餌等語班
固詆以為踈子何據之臣曰然誼於治體深故其言奧
其事久而劾固俗儒也見誼不為文帝用便以誼為空

言固則陋矣且自古外國所以強中國者隨水草無常
居耐霜雪以鞍馬為家此其勝邑居城郭也射狐鹿兔
麋飲其血服其皮脯肉而糗之此其勝耕歛困廩也喜
相羣怒相殺殺人者取償而止有罪即誅凡召發傳一
箭哄然皆集此其勝文檄簿領也生能挽弓傳矢帶刀
劍孺妻弱子皆習熟此其勝營伍教督也不解節文習
熟制度精詳君臣並肱而踞情一而志通此其勝禮文
親疏嫌疑等差也今則不然反殺而強仁反戰而崇和

弃粗糲甘饗殮美衣食酣聲樂所以勝中國之具者一切喪矣是耳目腹心壞而不復完徒操虛強以搖中國太守知其無能為也

篇之三

客曰景德契丹數寇河北我諸將謀必敗戰必走何耶敵既負勝由是鼓而前破五六城突魏觸澶躡無所畏子識所以然乎臣曰識之中國失虎北之隘自幽而南地如衽席然何承矩始畜陂障建屯田塍而畦之限

賊馳突然東不盡海西薄常山數百里輒止外無所阨
故敵常掃穹廬而來厲壯馬走平地以大衆加中國其
時也馬適肥士適飽人人貪抄劫之以利氣適無前我
諸將常迎其銳薄之又以寡抗衆故敵常勝吾常負失
所以制敵之術也曰然則何不待其氣弱而後戰臣曰
得已而然哉夫大將在外必有貴臣監軍貴臣見敵至
不課彼已強弱不待便利促其將使鬪鬪而敗閉壘不
敢出矣然後敵以數萬騎綴廣信安肅二軍嬰保州則

定武僅能自守敵精兵獵瀛冀犯深趙瀛冀自不支其
穿西山而出者繞鎮右行鎮兵雖急戰不能禁其入由
是蹂邢躡洺而睥睨瀋魏矣客曰策安出臣曰在擇將
以閫外事付之夫任一則權不分故外不見脅於中上
不見狃於下值隙而後攻逢利而後為可而奮不可而
止避其銳間其墮邀其歸厭其所不能無促以功則功
易成無必其期則戰易勝此亦一端也客曰未也請衍
而申之臣曰敵人之來因糧於漢聞景德時大帥固營

不動而游騎四出發窖竇掠馬牛係老弱刼樵採旦而出夕而內之軍中仰以濟師當此時諸將熟視不出一卒以乘其弊敵由是肆然燔室廬殘邑聚逮於講和河北為空此一失也又詔書勅諸將逐敵無深入及境則止故敵勝則驅而進不勝則不畏追逐也是塞之人按堵而吾鄙不聊生矣此再失也夫戎人安知恐懼修省哉悍然其貪利而逐便也惟勁鏃遺胷長刀築脅乃怖耳當鈔騎之出我若以邊人邏士邀之或虜其左或厄

其右蔽林伏垠掩所不防但令無所獲而走不過五日
七日衆飢師老矣以吾飽乘敵飢何攻不破何擊不北
耶敵之入塞掠吾老弱畜產若干我伺其便以五六月
敵馬瘦弓弛勒偏將出塞虜其部族牛羊亦若干相當
輒止敵所恃以為富者特幽薊耳彼能殘我河北吾一
支病也我能殘其幽薊彼一軀廢也若是則敵懲艾計
較必不敢輕入而為寇矣漢武帝使衛青霍去病深入
鏖鬪斬匈奴首級最凡十四萬而已北敵遂衰此驗在

前可質也故曰不殺不怖不傷不刈不得其當不止此
上術也客曰太守計雖審然與嚴尤班固之說戾而不
合何哉尤之言曰周秦漢三家征匈奴未有得上策者
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又言宣王時獫狁內侵
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故天下稱明固之言曰
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此聖王制御蠻夷之常
道也臣對曰尤固皆中人俗儒不足與論天下計彼特
得皮忘髓齧脰晚而未知雋腴也唐牛僧孺嘗詆尤以

為禦戎無上策秦為無策非是世謂知言夫戎人既可
以術羈縻之班固所言是不可以道德仁義化也道德
仁義不可化則無上策矣必以強武服之所謂武未有
不殺而能威之以武秦漢是已然秦與漢自以它失為
後世譏病於計匈奴不為無功尤盛贊宣王以及境則
止為明非也宣王興厲王之後奮衰氣逐強敵威不能
加於敵故及境而止詩人姑美其能中興不美不追賊
也易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伐而克非道德可化章

章矣故曰來則懲而御去則備而守殊可嗤怪必如其言是兵常在邊而弛甲無期矣故曰尤固不足與論天下計

篇之四

客曰敵之來常因吾糧故朝廷以清野困之常獵吾民故堅壁挫之今日北邊高城濬池樓櫓堅密比景德有加焉一日契丹送腰領其可以制敵乎對曰能捍敵未足以制敵也吾野雖清吾壁雖堅若鎮定兵不出敵猶

敢負戎馬足直驅深入擣虛而奪人氣也曰然則奈何
曰敵中軍其大渠常自將我若使鎮定兵從之與相上
下吾常環車固壘出輕騎擾其餉擊其鈔夜譟其營彼
求戰不得攻不能下掠無所獲大衆老而懼吾因其懼
而舉薄之無不勝矣前日敵人犯定軍夾唐河以陣敵
不能勝因捨定攻瀛破其外郭又不能克乃直走澶淵
是時定軍尚未出也由此觀之吾失在不戰矣太守是
以知今日邊臣專修守械不為攻戰計未足以制敵也

客曰然則今日樓櫓城隍果勝於異時臣曰不然祖宗時有北復燕易意故不專於守今者專於守故城益高隍益深勢自當然非今人工昔人拙也客曰今日朝廷分河北為四路可以經制乎對曰甚善無事時訓師徒撫風俗便事之宜治葺保障督官吏能否鼎峙而立其效過異時遠甚一日軍興猶須即河北安撫為大使統而一之乃可責功又鎮定不可裂付二將宜及平時并為一路使將佐部分有臂指之勢輕重相權誰不曰宜

滄州東薄海南倚濱棣斜視淄青北與敵接其間漢蕃
弃地各數百里土鹹舄水泉不可食夏蚊如雲不可居
也至冬萑葦際天姦細商賈未嘗行故朝廷輕其戍列
數堡而已景德之後守臣廣陂障蓄水接海又黃河限
其南是以議者超然不以滄州為劇地自河決橫壟商
胡游波紆浸貝丘盪永靜環海而北破乾寧恣肆妄流
以入于海凡游塞下陂水數百里皆為平地則濱棣淄
青失河之險未有以恃也我未有恃則啓戎心故敵不

可不虞也是宜權建滄州為一道以扞東垂伐敵之謀然止十年計河若用道滄可廢矣客曰塘水之險可恃乎吾聞議者或謂不然對曰塘水東西袤六百里其闊百里或五十里夏浪冬冰淺不可載舟深不可亂而濟足以挫敵騎突怒省亭堡之防也然議或不同何哉蓋語塘之利者不列其害謂害者不該其利是以聽之似可用質之似無有也客曰其害奈何對曰昔之蓄水為塘其制曰若干地淺若干尺若干地掘而浚之若干尺

相錯如繡是謂深不可度馬淺不可載舟也後人忘向
時之制惟因霖潦時漲而廣之故壞民良田無有涯極
而議者詆無涯之害因忘設險之利也客曰若何而可
曰邢鎮定皆西倚山水泉悉輸東北其地西高東下若
建瓴於雷然昔之為塘必掘而浚之所以留水也今若
案舊法為塘之限闊不過百里狹不下五十里隄而限
之亦足制北敵之入為中國十二又得良田還與民則
利害曉然判矣客曰可為無窮利乎曰百年計耳水潦

自高而注者必歲淤而月蝕如今不掘而浚弗出百年為平原矣

篇之五

客曰北敵負其衆中國常為之屈將天運乎亦人謀有未至耶臣曰儒者不可捨人而言天意者謀有未至爾祖宗事太守不及知直以慶歷時驗之北敵乘西鄙方擾裒其衆首鼠叩境作謾言求關南十縣時議臣倉卒直以十縣歲賦才二十萬為對故歲益金幣二十萬與

之因欲塞求地之請敵由是得自大謂不遺鏃缺刃而成功妄為醜言夸示其下由是縣官用度益急矣殊不知與敵二十萬則其地故其有也彼且緣為辭曰吾不取賦而還吾縣即是朝廷植今日之禍根取它年之亂實已失吾財又亡吾地尚謂國有謀乎故曰未有至焉客曰不然是時不許其求則戰我兵未合必為敵乘故為一切之權必亂其謀子何昧焉對曰等為之權不如直以百萬賂之使罷兵既不為無窮之饋又使它年絕

旁緣之辭不猶愈乎客曰北敵得朝廷之賜充足其欲
然常以虛計搖邊何耶答曰契丹君臣合謀以為取二
十萬于我為無名謂我且嘗膽以圖其國刷耻取償焉
是以歲閱馬料衆治橋路郵舍以自張大示將狼貪無
厭者外又挾漢為重制服諸戎太守固知虛矯而實衰
也客曰如此何計而宜對曰莫如自治所謂思患而預
防者也今朝廷英俊林立豈謂無人但莫適任患故功
不立糧可廣入也而便糴曰改法下不信則塞下之倉

度空財可預積也而有司辭以用乏吝而不出則塞下之帑庫空馬可孳養也議者隄阿日推月引苟安其任終不肯盡力則塞下之牧廐空不止三空又有五可謂騎軍多馬少三分其人馬才居一士既不可為步是畜無用之兵一可謂河決澶滑橫流不制壞陂障破漕渠失國所恃以為防者又破滄州歲貲七十萬朝廷玩之不為塞二可謂舉河北義勇且三十萬著令歲一大習盡一月止用古一時講武之義而州縣避事或歲未稔

民且困即罷之又惜數萬碩之廩歲為此言雖有教閱者不為部伍行陣如小兒戲即止又流亡物故皆不補十耗三四自謂便民民之便國之不便也三可謂緣邊守將輕授而重任之重任而輕易之衆皆知不肖而朝廷謂之能見效無狀而歷任累其年一日警急是輩巽懦奔走敗軍損國者也若廼公忠材猷嶄然風采士不肯衮衮雷同欲卓爾自立時或有之但一失意於銜命小臣則飛奏朋毀使內不能自明上有以為惑一紙詔

移它路矣是以不材者在而材者去四可謂近年議邊臣公用錢尤急計校出入剖粒析毫監司督察急為威峻至於探候間諜無財貨募召皆不能入敵境比蕭德吳湛等告西人之和足及藁街尚未得其奉使意此乃所責小所失大五可謂故曰三空宜早實五謂宜速除居安慮危之至計也然朝廷每得敵人一好言便釋然高枕至邊戍奏請罕復報下得一妄語焦心不終日督切邊臣宣勅紛然此似未盡其情夫用兵以狙詐為本

凡不足示人以有餘強示人以弱兵家常策也景德時
北敵窮兵深入豕突澶淵先時令王繼忠累表乞和兵
益急表益來會伏弩射殺敵將敵母大懼因遂講好先
帝不窮其奸而與之盟此已驗之效也故得敵好言可
聽而不可怠得敵惡言可防而不足懼不懼謂何自治
有素矣

篇之六

客曰敵常籍諸戎兵席卷來寇故河朔之勢不支于何

以禦之苟如子之策可決勝乎對曰大衆不足恃也其
取勝者在中軍而已中軍不振諸酋長且土崩雖衆何
賴為夫鎮定在河朔兵第一今使悉衆從敵中軍與相
進退令瀛魏軍當酋長縱奇兵擊鈔騎河南列屯營謹
守澶淵餘州皆清野以待不逾月敵必飢飢必求戰我
畜銳不發以羸畜弱卒嘗之待其爭而囂則整師犯之
無不敗衆塗地矣然中國不用兵五十年軍有所未習
先屈而後勝未可知用之數年習知委曲則士心侈而

樂聞矣士見所得財珍馬羊皆自取也所上首級厚賞也死事者卹其後奔怯者無衆寡必戮罰信而賞明則士氣銳將謀果人心定不止禦自來之敵可北圖燕薊矣夫燕薊契丹恃以為強也故太宗已平河東而先取幽州聖謀深矣故不復慮北契丹不可臣客曰子言太高恐不為時所信且陛下為四海屈已斥銀幣五十萬為年賜使者賀正月慶誕曰廷勞答貺又十餘萬西夏亦十餘萬大抵直百萬歲弃之二垂安天下元元德至

厚也子欲輕動干戈為國生事非策之宜對曰唯唯太
守所云非謂欲朝廷舉兵討也直因其來寇而豫為計
耳敵之南牧必先犯鎮定邢趙瀛魏以地平戰易民富
有易擾而多獲也所在發掘鈔略終無顧巢窟意夫敵
留吾境大衆不輕動吾可用奇矣若令輕騎挾半月糧
出河東以殘雲應出雄州以襲幽燕治戰舫數千載半
歲食出青萊浮海以動營州縱謀者告敵能安然不畏
乎比敵之還吾輕騎戰舫歸矣故彼歸我出我出彼歸

不數年敵山川險要無不究則彼自保不暇矣朝廷又出寶貨募使者走間道賂新羅達靺黑水等諸戎以謀士隨說之許以重爵割地與之平使叛契丹彼不從必露言於敵敵且內相疑若聽吾命敵固失援矣此皆伐謀紆難可先計而後用者也客曰或言契丹歲得銀幣五十萬庫積充滿安肯自為送死計彼之來不過略河北數十州固無五十萬之獲敵雖愚肯捨安受之賄與朝廷決不可必之勝也予試策之此言是乎非耶答曰

今者敵君臣皆不肖殆有是矣彼其臣為主謀曰宋所
輸珍寶君皆自得之今若縱兵鈔略所得財皆散於下
有功者君又將傾府庫以賞然則違盟而戰下得所欲
上喪所蓄君但有勝負之虞將何事焉太守策之此北
敵所以遷延自安未肯作反計昭昭矣

篇之七

客詰曰子策契丹不反然子之在中山所統九州軍修
樓櫓濬壕墮畜糧增馬勒部伍無日不討於兵何不自

安對曰客言非也兵家有云無恃敵不攻恃吾所不可
攻也彼雖未叛吾備何得弛乎常治所以待亂也不虞
是其可虞也前所謂彼主孱其子長也而弟又凶德一
日其主殂以疾弟與子必爭其位爭而勢分有弱有強
強者與我為敵則弱者求吾為助許之強者怒不許弱
者必致讎于我彼習知邊鄙怯懦漢地富有故攻所易
攻以自長雄不可不為之備又其弟得國必恣狂勃先
剽劫于邊左右素不懽者將妄誅夷雖不保終要能為

疆場患朝廷尤須以兵鎮撫所謂亂也慶厯時彼主將叛乞師於諸戎皆以兵從之約曰所獲人畜財貨皆自取諸部喜日夜馳且南向會與彼和各罷歸諸部皆恚曰欺我使來因大掠幽薊間數十縣去契丹不能禁也今彼主再遣王綱約諸國借師皆曰又欲如前欺我乎不肯出兵故去年八月遣使叩塞告與西夏絕正言甘而禮厚以反謀未成為詭計詆朝廷之北敵耳異時能得諸戎兵即又尋隙責言肆其徭貪此謂可虞也故太

守欲朝廷自治以待彼亂常備不虞奚待可虞也又況歲出貲百萬賜二陞此寧無窮垂子孫計耶水旱疾疫古今代有假如萬分一中國遭三年之水旱數千里疾疫南方治課不登而上取無涯之財填沙幕之北是自困天下者也天下窮則厚取於民厚取於民則怨怨而不亂者未之有也彼將乘吾之困民之怨責吾所輸恚氣直辭歸曲於我此不謂倒太阿假敵以柄乎太守聞異時縣官歲與銀皆還入漢邊相貿易官得什六歲益

三四則略足自慶厯後敵禁止銀不得復入邊州且十年此欲困中國非一日計也自和盟以來歲與三十萬者四十年五十萬者十年契丹所得銀幣凡七千百萬矣春秋許敵國者不一而足有如他日敵復壓境又欲如慶厯時增歲入之物與之盟乎故莫若先自治待其來勒兵固以威武示之如前所陳者我威一立與之盟則固與之惠則悅而易臣有所賜與不過二三十萬則天下之財不至乏垂之後世而易遵焉

慶厯七年樞密使文彥博論討戎瀘小夷不必自秦鳳興師奏曰臣今覩梓州路奏稱涓并監夷人作過事體不小乞依慶厯四年例於秦鳳路差撥兵馬赴本路救應事臣勘會慶厯四年夏瀘州界夷人作過是時臣任秦鳳路都部管經略等使准朝旨令臣發禁軍兩指揮赴瀘州救應臣以秦州去戎瀘四十餘程地遠必赴救不及枉有拖曳兵甲臣雖知不便當時以朝旨丁寧不敢稽留異議遂發禁軍兩指揮赴瀘州未及中路夷人

果已退去其上件兩指揮兵士只到遂州駐泊是時川
界州軍見此兵士經過人情頗亦驚恐兼為遂州官吏
不曉軍政不能平心撫馭動有猜疑幾至生事臣知益
州日鑒此舉動之失曾具利害擘畫聞奏以謂戎瀘些
小夷人作過只是本處白芳子弟及寧遠兵士自可禦
遏若賊勢稍大則計會梓夔益利兩路就近差那兵甲
可以討擊蓋蠢爾小蠻來則禦之不可窮其窟穴豈煩
遠自秦鳳興師空自勞弊兼恐別有驚擾況嘉眉州皆

是益州鈐轄司屯兵之處若發兵救應乘舟下水不三四日便至瀘州赴救之勢最為神速臣之奏章必在樞府可以復視伏乞更不自秦鳳發兵只令速計會益州鈐轄司相度量差兵甲由水路赴瀘州策應尤為允當仁宗時王堯臣為學士知審官院陝西用兵為體量安撫使將行請曰故事使者所至稱詔存問官吏將校而不及於民自元昊反三年于今關中之民凋弊為甚請以詔勞來仍諭以賊平蠲租賦二年仁宗從之使還上

言陝西兵二十萬分屯四路然可使戰者止十萬賊衆入寇常數倍官軍彼以十戰一我以一戰十故三至而三勝由衆寡不侔也涇原近賊巢穴最當要害宜先脩之今防秋甚邇請益團土兵以二萬屯渭州為鎮戎山外之援萬人屯涇州為原渭聲勢二萬屯環慶萬人屯秦州以制其衝突且賊之犯邊不患不能入患不能出也並塞地形雖險易不同而兵行須由大川大川率有砦柵為控扼賊來利在虜掠人自為戰故所向無前若

延州之金明塞門若鎮戎之劉璠定川堡渭州山外之羊牧隆城靜邊砦皆不能扼其來故賊不患不能入也既入漢地分行鈔略驅虜人畜劫掠財貨士馬疲困奔趨歸路無復鬪志若以精兵扼險彊弩注射旁設奇伏斷其首尾且追且擊不敗何待故賊之患在不能出也賊屢乘戰勝重掠而歸諸將不能追擊者由兵寡而勢分也若尚循故轍必無可勝之理又論延州鎮戎軍渭州山外三敗之由皆為賊先據勝地誘致我師將帥不

能據險擊歸而多倍道趨利兵方疲頓乃與生羌合戰賊始縱鐵騎衝我軍繼以步奚挽彊注射鋒不可當遂致掩覆此主帥不思應變以懲前失之咎也願敕邊吏常遠斥候遇賊至度遠近立營若然後量敵奮擊毋得輕出詔以其言戒邊吏

監察御史包拯進張田邊說疏曰右臣以懦庸之質荷邊帥之任才輕責重不能稱職進退隕越罔知所措伏自北敵請和以來邊境無事垂五十載守禦之脩因循

浸久將領之選未甚得人卒伍之輩復多驕情若不精加擢擇一旦緩急用之以庸謬之將總驕情之卒必先事而敗雖有犀甲利器焉所施哉況敵中日有事宜姦詐萬狀不可謂要盟甚固萬無負德往年之事亦可明矣孫子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若沿邊長吏兵官悉得有才之士委而用之上下協濟庶幾後患可弭臣昨待罪諫署未嘗不論列及此今叨邊寄安敢循默而不傾竭愚慮圖所

以為報哉臣竊見殿中丞通判信安軍張田性質端勁
文藝該博周知河朔之事嘗著邊說七篇詞理切直深
究時病輒敢繕寫進呈伏望陛下萬機之暇少賜觀覽
則公邊利害粲然可見仍乞宣諭兩府大臣參議可否
銳意而預圖之實天下幸甚

拯又論契丹事宜疏曰臣伏見契丹近遣人使復有請
求今朝廷重遣使命以答其意者蓋羈縻不絕之誼也
且北敵自先朝請盟之後邊鄙無事垂四十年近因昊

賊背畔以來邀乞無厭情偽可見臣訪聞敵中官吏薄於俸給人民窘於衣食故自將相而下以及族帳久萌南牧之心所未欲者特其主耳亦非甲兵用度之未足種落上下之未和其力固有餘也所以然者以國家歲入數十萬計往還聘問之禮未之或闕無豐而動佳兵不祥不欲曲在彼耳非有服仁義崇德讓之道也其貪而好利忍而好殺強則驕傲弱則卑順率敵人之天性也故自古聖王以大度涵之來則毆而御之去則脩而

守之此制異域之常道然無代不為中國之患議者或謂四夷乃支體之疾夫支體之疾亦根於心腹矣苟支體未寧則心安得無患願陛下深鑒於此慎無忽焉又慮陛下左右或言事者有以敵中無事以安聖意謂彼君臣樂我和好盟誓甚固萬不負德竊恐有誤於陛下也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今既無故遣使是必以不可從之事為請乃其詭計耳但小不如意則欲以為詞況今夏地

震於并代之境蓋陰盛之象且異域者中國之陰也又震於純陰之地此天之有以示戒也豈徒然乎彼必有潛謀構隙之志尤不可不深慮也臣竊知沿邊諸將未甚得人皆售進市恩結援固寵不講方略不訓士卒撫馭無術勞逸不均以致邊脩未完邊廩未實一旦急用必先事而敗且河朔地方千餘里列郡數十與敵界連接深入之患甚可虞也而郡無善將營無勝兵卒有來如疾電去如脫兔緩急之際曷以禦之臣每念至此寒

生毛骨況觀今來事勢乃必然之兆雖命兩府重臣往
逐路宣撫措置更望陛下頻召執政大臣與總兵將帥
乞丁寧訓諭俾圖議謀策選求將帥精練卒伍廣為積
聚以大警備之不然則懼貽陛下之深憂也臣區區之
心無所云補惟陛下裁擇

拯又上疏曰臣聞異域為中國之患其來久矣以古揆
今未有恃盟好舍武備而不為後患者國家自契丹請
命逾四十年沿邊卒驕將惰糧匱器朽主兵者非綺紈

少年即罷職老校隱蔽欺誕趣過目前但恃張皇引惹之說訓練有名無實得不熟慮乎臣昨奉命出境敵中情偽頗甚諳悉自創雲州作西京以來不輟添置營寨招集軍馬兵糧積聚不少但以西討為名其意殊不可測緣雲州至并代州至近從代州至應州城壁相望只數十里地絕坦平此中與外古今所共出入之路也自失山後五鎮此路尤難控扼萬一侵軼則河東深可憂也不可信其虛聲弛其實備兼聞代州以北累年來蕃

戶深入南界侵占地土居止耕田甚多蓋邊臣畏懦不能畫時禁止今若不令固守疆界必恐日加滋蔓窺伺邊隙寢成大害銀方城等亦緣此而致切不可忽也況邊上將帥尤在得人昔太祖經營四方選勇幹忠實者分控邊陲以何繼筠滄景李漢超關南以備北邊郭進邢州以禦太原姚令斌慶州董遵誨通遠軍以捍西戎傾心委之錫賚殊異皆一任十餘年不遷卒獲其效今則不然蒞事未幾即從遷徙又何暇於訓練備禦乎臣

欲乞今後應沿邊要衝之處專委執政大臣精選素習邊事之人以為守將其代州尤不可輕授如得其人責以實效雖有微累不令非次移替所貴軍民安其政令緩急不至敗事

拯為河北轉運使乞河北添糴糧草上疏曰臣累曾上言以河北河東沿邊守將未甚得人特乞精選帥臣訓練卒伍廣為聚積以防後患而位疎言賤未賜開納臣昨奉命出疆詢訪敵中情偽亦甚諳悉蓋彼處官吏薄

於俸給人民苦於衣食其下族帳各萌南牧之心所未
欲者獨其主與一二將相而已亦非兵力用度之不足
盖利國家歲入數千萬不欲無豐而動耳然點集軍馬
創造兵器無日無之觀廼所為其志不小而議者但欲
少安聖意謂彼君臣樂我和好盟誓甚固萬不負德竊
恐有誤於陛下也孫武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
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況河北河東京東地
震尤甚沿邊大水並陰氣極盛之象兼又五星屢失躔

次此皆災異之大者且天之示變蓋不虛發所以警悟於陛下勤勤如是固不可推咎四夷以忽天戒也其邊上事宜不可不速為備禦之具今雖遣臣寮往三路便糴緣逐處少得見錢恐難集事欲望特出宸斷許於內帑支見錢或絹百餘萬匹逐路乘此之便相兼收糴俾邊廩稍實有數年之蓄庶少寬聖慮然後日御便殿召執政大臣與總兵戎帥丁寧訓諭俾謀議畫策講求將帥練習兵旅繕完城壘以先警備之況當此可為之際

若不銳意遠圖但務因循憚於更張措置恐非宗社之福必貽陛下之深憂也臣區區之心不能自己惟陛下留神省察

拯再請移那河北兵馬及罷公用回易臣竊見天下之患在乎三路而河朔為患最甚冗兵耗於上公用蠹於下內則致帑廩空竭外則致生靈困敝臣前後累次論列乞那移兵馬於河南州軍及罷諸處公用回易尋委逐處安撫轉運司相度終未見果決施行況北敵請和

四十餘年歲遺金帛數十萬者是欲寬國用而舒民力
爾今邊鄙不聳正是保國息民之時而屯兵益衆用度
益廣每年河北便糴糧斛三四百萬石約支見錢四五
百萬貫僅有二三年之脩雖朝廷竭力應副亦所不逮
日甚一日恐數歲之後必有不可捄之患至如寶元以
前天下無事財貨充足一旦昊賊猖獗調發旁午公私
窘絕迄今未復以今事勢較之往日則不侔甚矣萬一
或有警急何以取濟且邊疆者四支也河朔者心腹也

幸而外無邊警之虞而令河朔塗炭如此是防手足未
然之患而自潰其心腹也則朝廷安可不深慮而務揅
之之策乎若上下協心更張措置如反掌之易而有太
山之安又何憚而不為哉欲望聖慈宣諭兩府執政大
臣應沿邊及近裏州軍兵馬除合留防守外其屯駐
泊諸軍悉令歸營就糧諸軍即分屯於河南兗鄆等諸
州率三年一代遇有邊事即時舉發不旬日可到豈有
後期不及者邪其諸州公用錢其沿邊及人使路分州

軍量與增添外諸路一切禁止並不得回易則國用民
力漸可完復惟陛下矜念元元斷在必行若更令逐路
相度則互執所見益無涯矣臣區區之心不能自己伏
乞陛下留神省察

拯又請擇探候人上疏曰臣竊見沿邊州軍探候事宜
於體最急舊日何承矩李允則識敵之情偽大小必得
其實後來葛懷敏亦能使人自王德基王仁勗後惟務
邀功冒名所遣既不得慎密之人且從而聲張之是致

契丹累次捉過漢人去界上多添巡邏驗認于今全不能深入只是到得四權塲及齒涿間傳得民間常語及虛偽之事便為事宜且諸處自有機宜一司所管金幣不少自來只備支賜與探事人近年甚有侵借過處兼沿邊守將類不得人但圖進取殊不以此為意正恐一日敵及境而不知也欲乞應係沿邊自來探候事宜州軍密令知州通判及舊例管機宜人等盡籍見勾當事人姓名仍具機宜司見管金幣多少自來每得甚事支

與何等物幾月日可來一報仍令多方求訪舊日曾經
探事人使用新差少年不諳事者並令廢罷及只令探
首領所在任將相何人山前山後人哀樂如何諸國臣
與不臣并訓練點集兵馬造作姦謀年歲豐凶轉移糧
草凡干大事即許申報自餘打圍移帳放赦修城細碎
尋常衆人所見虛偽傳聞之事並不可納徒廢金幣無
益於事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仍乞嚴賜約束不得漏洩
所貴逐處官吏用心緩急免致誤事

時陝西用兵判國子監葉清臣上言曰當今將不素蓄
兵不素練財無久積小有邊警外無驍將內無重兵舉
西北二陲觀之若落大瓠外示雄壯其中空洞了無
一物脫不幸戎馬猖突腹內諸城非可以計術守也自
元昊僭竊因循至於延州之寇中間一歲矣而屯戍無
術資糧不充窮年畜兵了不足用連監牧馬未幾已虛
使蚩蚩之氓無所倚而安者此臣所以孜孜憂大瓠之
穿也今羌戎稍却變詐亡窮豈宜乘即時之小安忘前

日之大辱又將泰然自處則後日視今猶今之視前也
仁宗御便殿訪近臣以脩邊之策清臣為翰林學士權
三司使上對曰陛下臨御天下二十八年未嘗一日自
暇自逸而西夏契丹頻歲為患者豈非將相大臣不得
其人不能為陛下張威德而攘四夷乎昔王商在廷單
于不敢仰視郅都臨代匈奴不敢犯邊今內則輔相寡
謀綱紀不振外則兵不素練將不素蓄此外寇得以內
侮也慶厯初劉六符來執政無術略不能折衝殂殫之

間以破其謀六符初亦疑大國之有人藏奸計而未發
既見表裏遂肆陸梁只煩一介之使坐致二十萬物永
匱膏血以奉強敵此有識之士所以為國長太息也今
詔問北使詣闕以伐西戎為名即有邀求何以答之臣
聞誓書所載彼此無求元昊叛邊累年致討契丹坐觀
金鼓之出豈有毫髮之助今彼國出師輒求我助奸盟
違約不亦甚乎若使辯捷之人判其曲直要之一戰以
破其謀我直彼曲豈不憚服苟不知咎或肆侵陵方河

朔灾傷之餘野無廬舍我堅壁自守縱令深入其能久
居既無所因之糧則亟當遁去然後選擇驍勇遏絕歸
師設伏出奇邀擊首尾若不就禽亦且大敗矣詔問輔
翊之能方面之才與夫帥領偏裨當今孰可以任此者
臣以為不患無人患有人而不能用今輔翼之臣抱忠
義之深者莫如富弼為社稷之固者莫如范仲淹諳古
今故事莫如夏竦議論之敏者莫如鄭戩方面之才嚴
重有紀律者莫如韓琦臨大事能斷者莫如田況剛果

無顧避者莫如劉渙宏達有方略者莫如孫沔至於師
領偏裨貴能坐運籌策不必親當矢石王德用素有威
名范仲淹深練軍政龐籍久經邊任皆其選也狄青范
全頗能馭衆蔣偕沉毅有術畧張亢個儻有膽勇劉貽
孫材武剛斷王德基張懋勁勇此可以補偏裨者也詔
謂朔方灾傷軍儲缺乏此則三司失計置轉運使不舉
職固非一日既往固已不咎來者又復不追臣未見其
可也且如施昌言承久弊之政方欲竭思慮辦職事一

與賈昌朝違戾遂被移徙軍儲何由不乏自去年秋八月計度市糴而昌朝執異議仲春尚未與奪財賦何緣得豐先朝置內帑本脩非常今為主者之各自分彼我緩急不以為備則臣不知其所為也至如粒食之重轉徙為難莫若重立爵等少均萬數豪民註誤使得入粟以免杖笞必能速辦夫能儉嗇以省費漸至於從容德音及此天下之福也比日多以卑官躡請厚俸或身為內供奉而有遙刺之給或為觀察使便占留後之封倖

門日開賜予無藝若令有司執守率循舊規庶幾物力
亦獲寬弛詔問戰馬乏絕何策可使足用臣前在三司
嘗陳監牧之弊占良田九萬餘頃歲費錢百萬緡天閑
之數纔三四萬急有徵調一不可用今欲不費而馬立
辦莫若賦馬於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五路上戶一馬
中戶二戶一馬養馬者復其一丁如此則坐致戰馬二
萬足不為難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編修_臣周瓊

編修_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_臣侍朝

謄錄監生_臣陶鳴珂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二十九

明 楊士奇等 撰

禦邊

宋仁宗時安化蠻蒙光月率衆寇宜州敗官軍殺鈐轄
張懷志等六人三司鹽鐵判官蘇紳上言曰國家比以
西北二邊為意而鮮復留意南方故有今日之患誠不
可不慮也臣頃從事宜州粗知本末安化地幅員數百

里持兵之衆不過三四千人然而敢肆侵擾非特特其險絕亦由往者守將失計而國家姑息之太過也向聞宜州吏民言祥符中蠻人騷動朝廷興兵討伐是時唯安撫都監馬玉勒兵深入多所殺獲知桂州曹克明害其功累移文止之故玉志不得逞蠻人畏服其名至今言者猶惜之使當時領兵者皆如玉則蠻當殄滅無今日之患矣至使乘隙蹂邊屠殺將吏其損國威無甚於此朝廷儻不以此時加兵則無以創艾將來而震疊荒

裔彼六人者雖不善維馭自致喪敗然銜冤負耻當有以刷除臣觀蠻情所恃者地形險阨據高臨下大軍難以並進然其壤土硠确資蓄虛乏力耕火種以爲餼糧其勢可以緩圖不可以速取可以計覆不可以力爭今廣東西教閱忠敢澄海湖南北雄武等軍皆慣涉險阻又所習兵器與蠻人畧同請速發詣宜州策應而以它兵代之仍命轉運使脩數年軍食今秋冬之交嵐氣已息進軍據其出路轉粟補卒為曠日持久之計伺得便

利即圖深入可以傾蕩巢穴杜絕蹊逕縱使奔迸林莽亦且壞其室廬焚其積聚使進無鈔略之獲退無攻守之備然後諭以國恩許以送款而徙之內郡收其地募民耕種異時足以拓外夷為屏蔽也仍詔旁近諸蠻諭以朝廷討叛之意毋得相為聲援如獲首級即優賞以金帛計若出此則不越一年逆寇必就殄滅況廣西溪峒荆湖川陝蠻落甚多大抵好為騷動因此一役必皆震驚可保數十年無僻擾之虞矣朝廷施用其策遣馮

伸已守桂州經制之蠻遂平

皇祐五年直集賢院劉敞論城古渭州有四不可上疏
曰臣今月二十二日奏公事臣得預上殿親聞德音以
謂古渭州存之則為害棄之則傷威兩者未決詢及左
右指意懇惻臣誠獨美陛下聰明謙遜好謀無窮也臣
雖不聞公卿之議然臣之愚以為棄之便何者朝廷與
羌戎約和久矣今一旦奪其地而城之棄明信規小利
使夷狄有以窺中國不可一也羌戎種落非一族也自

見稍侵必人人懷疑交謀間諜以新城為比或能相率大為邊患不可二也自始築城到今半年耳所費已鉅萬計秦州為之空竭而調給饋運不可勝紀設復屯兵守之日引月長財盡力竭則關中皆可憂不可三也向者虜出爭利多殺官軍數千人後雖擊破其衆足以相當而虜怨益深其志復得故地而已兵若不解憂患方起不可四也假令新城足以救秦州長無羌胡之虞雖傾國守之可也不然地形便利賊能乘之以窺邊圉雖

傾國爭之可也今何所重輕而糜國財用困民力損士卒之命以貪此咫尺之地計功則可辱言利則可耻慮患則可憂昭昭甚明而談者不忍決之謂爲傷威臣所不論也昔者舜伐三苗三苗不服益贊於禹班師振旅而有苗來格由此觀之帝王之威在使物畏之不在使物惡之故動以義順於理則物畏之矣動以利逆於理則物惡之矣畏之則服惡之則侮自然之道也武帝黜丞相御史之請而止不田車師輪臺則天下復平元帝

用賈捐之之策而罷朱崖則中國復安故以德言之則
不過舜禹以強言之則不過漢武帝馭外裔也患枉於
義不患力不足也患逆於理不患威之損也惟陛下察
於此兩者以觀利害之孰在謀之貴多斷之貴獨明鑑
所以見容古事所以知今臣不勝狂直之至

仁宗時敞又奏曰臣伏以預脩不虞軍之善政曩者元
昊畔亂西邊震驚騷動之患延被天下賴陛下神聖與
宗廟之靈元昊殞滅國內多故其子幼弱委政舅氏故

邊鄙得以復安百姓養老長幼早寢晏起此誠天道助善中國之福也然自爾以來又十餘年矣其子益壯竊謂虎狼野心未可待以不疑設使一旦發狂能爲風塵而邊脩少懈又如曩時甚非預慮制勝之策臣望朝廷申勅邊臣常若寇至城郭必固甲兵必修倉廩必實賞罰必明候望必謹威信必立使敵人懍懍無可乘之隙則邊患遠矣頃者邊吏頗以飲食之費役使之備得罪即今武吏多不願臨邊有不得已就職者皆畏避微文

情不自聊居常救過苟免而已緩急恐不足以責效又非所以明朝廷大體也孫沔呂溱皆貴重之臣有功名於時猶以此見廢設復有孟舒魏尚之徒臣固知議者不能容之此廼馮唐所以疑漢文帝不能用廉頗李牧也鄉飲酒之禮一獻百拜其為修慤至矣然而終不可以治軍旅則治軍旅者姑亦取其大節而已邊臣有材者寡可用者少臣願陛下容養此輩濶略細過無甚督以微法使得樂職嗜事展力效用人人思報上恩則折

衝遠矣臣所部不當邊劇然而言此者欲推明聖德駕馭智勇之一端非敢為邊吏游說也

至和元年侍御史趙抃論契丹遣使無名上言曰臣伏見河北通和歲歷浸久使人往復禮有常數近者契丹遣蕭德輩不時而來奏記旅實外又即別無事端雖中外人心稍安然北敵情偽難測或觀望釁隙或窺覘盛衰桀黠貪恠自古無信昔漢文帝與匈奴和親厥後繼入邊境故賈誼有太息慟哭之說唐德宗許吐蕃盟會

至時竊發平涼故渾瑊有狼狽奔遁之事初皆甘言厚
意終乃背約渝盟今契丹使來無名其勢未已僥求不
一詭詐百端稱息兵以怠我師幸重賂以困邦賦為意
不淺其可忽諸傳曰居安慮危又云有備無患不可謂
邊隅未擾即示宜安之懷不可恃風塵未驚遂為苟且
之計伏望陛下留神鑒古密諭輔弼近臣講求捍禦之
策今公邊急務者莫先乎擇將帥練士卒脩軍實擇將
帥則才能者留疲懦者去練士卒則精勇者進驕惰者

退脩軍實則邊氣壯人心安三者有禦萬一猝然寇警
我何懼哉頃歲西師未興之日士大夫有橫議及此者
人皆竊笑鄙易之指爲狂狷不祥之言烏肯動心預爲
之防一旦延安驚擾臨時措置失次中外不勝其弊臣
今之言未必非當時狂狷不祥之言也至愚憂國無所
諱避伏惟陛下如天聽卑取千慮一得之說奮乾剛之
德發先見之明審思而力行之則宗廟社稷之福也

嘉祐五年侍御史呂誨論邊備弛廢上疏曰臣切以戎

羌講好積有歲日邊備久隳兵威不振因循玩寇豈居
安慮危之長策也臣非知兵者但累任陝西官稔聞四
路之事方陛下勵精求治臣嘗言兵防宜為之首務故
畧舉邊鄙數事以聞宸聽臣以謂今邊備最可憂者陝
西民財匱乏仍歲不稔不比寶元康定間事力萬一小
有警急必無強勝之勢斷可知矣自西戎通好以來儒
臣樂為邊帥者特以寄任事權為意何嘗經略庶務為
兵防久遠之計哉臣伏見近年生戶自入漢界居住者

奄有土田如蹈無人之境所屬堡寨都不禁止州縣亦無由得知雖知亦不行遣慮恐生事風塵忽起為賊內應皆此類也熟戶自慶厯中經歷戰鬪消折人數甚多後來雖有析生增口未嘗籍其姓名緩急要用如何點集兼自來威彊之族往往為西人利誘皆有背心藩籬不固將來禦敵無所憑恃不可不憂也弓箭手自西事後來闕數不曾招填多為堡寨官員私役百種侵漁人甚苦之以致教閱隳廢今沿邊堡寨使臣多不擇人唯

利在轉官酬獎聚積俸祿乘時射利一切營私至有家
不蓄馬弓弩不牽挽者責其禦敵之效其可得乎至如
土兵最是得力寶元中籍民充弓手尋刺為保捷等軍
當時公私損費不知紀極既而分配指揮訓練已成倫
序西事既平逃亡死損更不添填今所存無幾少者皆
五十餘歲即日揀擇殆盡則二十餘年蓄養訓練之功
一旦廢棄良可惜也至如四路帥臣且以涇原一路言
之地最平行賊馬出入正當奔衝控守尤難康定中累

戰大敗皆在此路施昌言昏老且病當此重寄如倚長
城得爲之安乎臣愚嘗思之今邊鄙無事正是可爲之
際宜早擘畫亦有以爲待寇之備臣欲乞朝廷選差諳
邊事朝臣一兩員別作名目密與轉運使一員同共體
量四路如果有宿弊無憚更張應自來生戶遷入漢界
住者並依熟戶例標撥田土明行給授置簿拘管分立
頭項俾人員領轄所有舊來熟戶亦將元人點檢內或
有生戶濶雜久居今來不以新舊人重編排等級增置

人員立定賬籍所貴應急可以點集其弓箭手只點檢元籍闕額人數令逐旋招收補填所有脩邊堡寨使臣盡令閱試弓馬相度人才不至怯懦可以被驅使者俾之久任若不稱職者委所差官於近裏州軍使臣內選揀對換應是土兵只擇其子弟驍勇有武藝者不以等級爲限許壯者得以代其老弱其利相萬也四路帥臣乞選揀才畧公忠之人或文或武不限官職如得其人使之久任此數事臣愚自謂之便又非創新擘畫並是

祖宗舊規但痛惜其墮廢敢覲陛下留神省察與大臣確論以臣言是當遂施行不宜稽緩以臣言非亦乞宸衷記錄異日當驗所以乞差官體量者緣久墮之事皆是邊臣苟安三二年間更替而去養成深弊上下固護不欲朝廷聞知若只降詔命令逐處修飭武備終無實事與不行均矣惟聖聰採納

仁宗時蘇舜欽論西事上疏曰臣竊見自西寇暴逆節天下言兵者不可勝計大抵不過訓練兵卒積芻粟而

已其言汎雜無所操總又陳爛使人耳厭其聞而笑忽之況清衷近輔自有上算故不當復有所獻也然臣早居長安脩見西邊事體其要在乎得人得人則練兵積粟之術不煩幃幄之議而自集也唯攻守之策必須中授何者此事至大不可輕舉近聞朝廷將議深討覆其巢穴此蓋憤其凶悖勇而不之思也孰不知羌氐之俗居不常處獸聚鳥散本無聚積若垂軍絕漠則跨歷險塗被甲裹糧操執兵械外疲而內懼一日之行有三日

之勞曾未見敵先已自病隘而遇伏則將不支矣昔趙充國論之詳矣故中國利守邊人利戰從古然也傳曰天子守在四夷又曰荒服者王不王則修德詩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薄伐亦謂逐出之而已來則逐之去而勿追禦戎之善策也國朝五路興師亦遇敗衄前日劉平不能持重俟隙務於速戰身罹禽獲傷剝國威是知討之不如守之之利也明矣近者朝廷拜置夏竦韓琦范仲淹等此皆名動外裔人所屬望者賊昊姦譎故必

疑畏疑畏則將以事驗之以臣竊料今秋必放兵犯塞以觀我師之方略當是之時尤須慎重若能堅壁清野勿與之敵設伏用奇於險塞之地待其師老糧盡而反覆擊之不勞深討而可成功也方今之勢不患其不來戰患守之之道未至耳議其攻者恐銳而寡謀敗陛下軍事也愚者之說萬或一效以嘗預西事不敢塞默伏惟聖慮財察之不勝懇懇之至

英宗時胡宿論河北脩邊事宜合分滄棣為一路上奏

曰臣聞地有常險而國無常地此古今得失之勢異也
古者北有盧龍之塞白檀之險隔限南北中國得之控
扼北敵今此二險敵反有之河北地形無險可守自河
南北達於澶淵平壤二千里景德中一旦敵騎至河上
當是時去祖宗才四十年兵強將勇習知戰鬪至煩章
聖親駕敵始懼而乞和河北名將帥有若楊延昭馬知
節李允則何承矩孫全有盛名扈駕則李繼隆石保吉
內臣則秦翰皆數經戰陣自河決商胡失橫隴故道中

國亡大河之險敵乘虛擣滄景則山東危願用張宗益
郭申錫言割瀕棣德博以隸滄別為一路屯兵以扼敵
衝備不虞國之福也伏望聖慈特詔大臣講究速行

宿又論邊界守約束上奏曰臣聞憂患之來多藏於細
微而生於人之所忽自邊臣趙滋舉行界河打魚刈葦
一切禁斷由此漢兵多與北人爭鬪累年不絕和好之
體一旦至此怨隙之開亦不在大去年八月庚寅大雨
水今春彗孛謫見上天不言以文象示下陛下宜思內

外憂患彌縫其闕蓋有脩則患不能深無釁則亂不能起界河武思趙用輩雖時立小忠皆不達大計宜密行誠約臣觀景德詔安撫司皆防微慎重自景德已後詔書數更北人打魚安於積習邊吏弛職不復譏呵及至舉行舊條而淵魚見察衆狙皆怒履霜已深堅冰且至願大臣早為之脩國家承平百年與敵通好者六十歲內外無患前世所未有近年邊遽來上不過侵誣尺寸疆候此邊人之常態縣寨之本職移文足以辦之何遽

至興甲兵哉今搢紳中有恥燕薊外屬者若天時未與
人事未至而欲妄意難成之福不如講和息民擇良將
以守邊選能臣而修聘外固歡和之形內修守禦之備
羈縻不絕守真宗仁宗法度以惠養元元則天下幸甚
宿又論西夏事宜上疏曰臣聞漢武收河南地築朔方
開置河西五郡中國得之以隔絕邊人不得相通前世
謂之斷匈奴右臂今盡為夏國所有夏國主諒祚恃豺
狼之衆濟凶父之惡去年不顧誓詔燒劫秦鳳涇原兩

路熟戶肆行殺略滿意而去邊臣畏懦按兵不出朝廷
降詔詰問拒使者不之納及賀正人至以壕外地屬戶
為說此地慶厯中西蕃溪洞所獻檢據甚直詔答已詳
近日延州安撫司復奏夏國乞遣使齎狀乘駟詣闕其
意無他止是申尋前語圖起爭端臣恐疆場之憂恐未
息也如聞西人常有意闕秦中同家堡一帶蕃部正扼
西賊來路涇原若失此險無所隔闕賊馬一二日可至
古渭古渭可至則秦中搖矣雖聞今年歲在東井為闕

中之福星家說鎮歲所在不可加兵然五緯盈縮進退不常難可恃也彼若不畏天道輒來犯順盈縮繫於天道成敗先於人謀若止是論議理壕外地界朝廷必無開許彼見不許有必爭之舉大集羣醜以撓諸路如聞西賊尚有窺伺邊隙結納熟戶之意欲望聖慈明戒邊帥豫脩不虞綏靖鎮撫明遣間探講練軍政以佚待勞彼知我有脩決不敢遽起事端

宿知制誥論邊事上奏曰臣竊以景德二年北敵乞和

章聖深惟遠慮務息邊氓俯屈至尊下柔獷俗繼以仁
宗聖德順成先志彌縫間隙得羈縻勿絕之誼自爾邊
境長無風塵之警父老不識金革之事大德至恩在民
深矣國家承平百年其間通好居六十年前世所未有
近日戎人移建鋪居侵越代州疆界吏止之北兵與漢
兵鬪又雄州奏契丹人騎兩過拒馬橋南伐去柳栽千
餘放箭射歸信縣尉又界河舊制止人不得取魚雖素
有禁防或聞私亦曾採捕舊不聞有鬪爭之事近年禁

禦太密鬪爭不絕亦曾射傷巡檢殺死邏兵邊臣恬然
曾不為怪朝廷奏報視為閑事未審鬪爭不止其末如
何皆積不相能馴致此釁履霜之漸堅冰且至誠懼章
聖和戎之策從此而壞國家居常脩陝西次及河東未
嘗深留意於河朔陝西河東西路兵官經朝廷選所得
差多極遠城寨都監寨主之類則又許帥保薦頗得土
人曉識山川險易習知蕃戎情態又有內屬蕃部為之
障蔽土兵蕃落保捷之屬皆便弓善戰以一路兵力得

良帥制之寇至可以戰可以守河東險固去年西賊燒劫涇原秦鳳熟戶蕃部迄今環慶賊馬鈔掠未已然今年歲在東井東井秦分為關中之福星家之說鎮歲所在不可加兵宜勅沿邊諸將嚴兵為待賊若大舉犯順我得天道不宜縱敵兵法所謂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彼自守窟穴無所侵軼不宜提兵深入自違天道前所謂朝廷未嘗深留意於河朔者豈非恃盟好重改作防敵人之疑乎方今之計莫若

外固歡和之形內修守禦之備且河朔地形無險可守
自雄莫已南平壤千里往時黃河流入敵境無慮五七
里自河決商胡不由橫隴故道河北水流散漫失中國
大河之險不能限隔戎人盛冬冰合兵馬可過敵人若
以精騎擣滄景之虛長驅南下則京東搖矣河北雖有
塘水城壁利兵堅甲無所恃之臣非能知前後通邊事
者言之多矣朝廷以北邊無釁未暇經畧今來邊釁已
有萌芽防於幾先奸謀自破今陛下聖德日躋神機天

挺燭知萬事之統坐照四夷之情廟堂之上俊乂大臣
皆有文武全畧通知三路利害者豈臣愚瞽標聞所能
究知然而負薪之語有益廊廟況預聞政事稔知邊患
敢默而去乎欲乞令中書樞密院檢取前後臣僚上言
章奏相度可否施行

知諫院司馬光言備邊劄子曰臣聞周書稱文王之德
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蓋言諸侯傲狠不賓則討
誅之從順柔服則保全之不避強不陵弱此王者所以

爲政於天下也臣伏見去歲先帝登遐趙諒祚遣使者來致祭延州差指使高宜押伴入京宜言語輕肆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臨辭自訴於朝臣當時與呂誨上言乞加宜罪朝廷忽略此事不以爲意使其怨懟歸國一國之人皆以爲耻今歲以來諒祚招誘亡命點集兵馬窺伺邊境攻圍堡寨驅脅熟戶八十餘族殺掠弓箭手約數千人悖逆如此而朝廷乃更遣使臣齎詔撫諭彼順從則侮之傲狠則畏之無廼非文王所以令諸侯

乎若使臣至彼諒祚稽首伏罪禁止侵掠猶或可赦若復拒違王命辭禮驕慢侵掠不已未知朝廷將何以行之傷威毀重孰甚於此方今公私困竭士卒驕惰將帥乏人而敵人犯邊事之可憂孰大於此而朝廷上下晏然若無事者其故何哉豈朝廷自有其備而疎外之臣不得與知乎臣竊惑之所謂脩者非但添屯兵馬積貯糧草而已也在於擇將帥而修軍政也三者皆闕何謂有備臣不勝憤懣伏望陛下博延羣臣訪以禦邊之策

擇其善者而力行之方今救邊之急宜若捧漏甕沃焦釜猶恐不及豈可外示閒暇而養成大患也

治平元年光又乞戒邊城濶略細故上疏曰臣聞明主謀事於始而慮終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竊見國家所以禦邊人之道似未盡其宜當其安靖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校末節爭競細故及其桀傲暴橫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深討是使邊人益有輕中國之心皆厭於柔服而樂為背叛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

北敵之隙起於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省悟尤以二人所為為是而以循理守分者為非是以邊鄙武臣皆銳意而生事或以開展荒棄之地十數里為功勞或以殺畧老弱之卒三五人為勇敢朝廷稱其才能驟加擢用既而敵心忿恨遂來報復屠剪熟戶鈔劫邊民所喪失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糧其致寇之人既不追究而守邊之臣亦無譴責如此而望敵國賓伏疆場無虞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臣愚切惟

真宗皇帝親與契丹約為兄弟仁宗皇帝赦趙元昊背
叛之罪冊為國主歲捐百萬之財分遺二邊豈樂此而
為之哉誠以屈己之愧小愛民之仁大故也今陛下嗣
已成之業守已安之基而執事之臣數以爭桑之忿心
不畏灌瓜之大計使邊鄙之患紛紛不息切為陛下惜
之近者聞契丹之民有於界河捕魚及於白溝之南剪
伐柳栽者此乃邊鄙小事何足介意而朝廷以前知雄
州李中祐不能禁禦為不才別選州將以代之臣恐新

將之至必以中祐為戒而以趙滋為法妄殺鄰民戰鬪之端徃來無窮焉況今民力凋弊倉庫虛竭將帥乏人士卒不練夏國既有憤怨屢來侵寇禍胎已成若又加以契丹失歡臣恐國力未易支也伏望陛下嚴戒北邊將吏若契丹不循常例小小相侵如魚船柳栽之類止可以文牒整會道理曉諭使官司自行禁約不可輕以矢刃相加若再三曉諭不聽則聞於朝廷雖專遣使臣至其王廷與之辯論曲直亦無傷也若又不聽則莫若

博求賢才增修德政侯公私富足士馬精強然後奉辭以討之可以驅穹廬於漠北復漢唐之土宇與其爭漁柳之勝負不亦遠哉

光爲龍圖閣直學士乞留意邊事上疏曰臣竊見近年以來趙諒祚雖外遣使人稱臣奉貢而內蓄奸謀窺伺邊境陰以官爵金帛招誘中國不逞之人熟戶蕃部聞其亡命叛去及與潛交通者已爲不少而朝廷不能一一盡知也其熟戶蕃部有違拒不從者諒祚輒發兵馬

公行殺掠弓箭手有住在沿邊者諒祚皆逼逐使入界將帥之臣但坐而視不能救援遂使其餘熟戶皆畏憚兇威怨憤中國人人各有離叛之心及朝廷遣使齎詔責問諒祚拒而不納縱有所答皆侮慢欺冒之辭朝廷亦隱忍含容不復致詰諒祚又數揚虛聲以驚動邊鄙而將帥之臣率多懦怯別無才謀以折衝禦侮止多聚兵馬以自衛其身一路有警三路皆聳盡抽腹內州軍下番兵士置在麾下使之虛食糧草數月之後寂無影

響然後遣還未及休息忽聞有警又復抽去如此往還
疲於道路訖無一事曾有施爲臣雖愚駑不習邊事竊
以私意料之諒祚所以依舊遣使稱臣奉貢者一則每
歲所賜金帛二十餘萬二則利於入京販易三則欲朝
廷不爲之備也其所以招誘不逞之人者欲以採訪中
國虛實之事平居則用爲謀主入寇則用爲鄉導也其
所誘脅熟戶迫逐弓箭手者其意以爲東方客軍皆不足
畏唯熟戶弓箭手生長極邊勇悍苦鬪若先事剪去則

邊人失其所恃入寇之時通行無礙也所以數揚虛聲
驚動邊鄙者欲使中國之兵疲於奔命耗散諸蕃公私
貧困既而邊吏習以為常不復設備然後乘虛入寇也
凡此事若不早為之慮使奸謀得成切恐其為國家之
患不可量也臣謂朝廷宜宵衣旰食以為深憂而但見
其遣使奉貢即以為臣節未虧得其侮玩之語以為恭
順得其欺慢之語以為誠實蓋朝廷非不知其本心欲
其未發止求目前之暫安不顧異時之深患臣日夜思

之不勝憤悵何敵國為謀之深而中國慮事之淺也臣
愚伏望陛下於邊鄙之事常留聖心特降詔書明諭中
外應文武臣僚有久歷邊任或曾經戰陣知軍中利害
知敵國情偽者並許上書自言陛下勿以其人官職之
疎賤及文辭之鄙惡一一畧加省覽擇其道理稍長者
皆賜召對從容訪問以即日治兵禦戎之策何得何失
如何處置即得其宜若其言有可取者即為施行仍記
錄其姓名置於左右然後選其中勇畧殊衆者擢為將

帥若能稱職有功則勸之以爵賞昏懦敗事則威之以刑誅加以選練士卒留精去冗申明階級之法抑揚驕惰之氣誠能如此行之不懈數年之後俟將帥得人士卒用命然後惟陛下之所爲雖北取幽薊西取銀夏恢復漢唐之疆土亦不足爲難況但守今日之封略制敵國之侵侮豈不沛然有餘裕哉

四年文彥博奏曰臣被旨令看薛向所上疏并邊陲利害具可否條列錄進入臣詳觀向之所陳大要有五其一

任將帥以制其衝其二亟攻伐以罷其敵其三省戍兵以實其力其四絕利源以弊其國其五慎經費以固其本所謂任將帥者朝廷何嘗不慎擇而重之但所擇或得或否耳既得其人固當如向所論使久其任必各成效猶如前時屢遷數易雖得賢才使將帥亦難責其成功所謂亟攻伐以罷其敵者一曰先舉之策以謂先發制人攻勝後發制於人攻負故欲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二曰淺攻之策其大旨欲招誘橫山部族團結熟

戶之兵及義勇弓箭手之衆侵擾賊境使不寧居將自
困弊此皆朝廷素留意者兼韓琦上言慶厯初曾與范
仲淹嘗建此議會西人輸款而止去歲樞密院遂與中
書同議悉有成算尋已降付逐路今別錄奏議進呈兼
逐路之兵自來未嘗精較實數去歲樞密院令編例官
類聚得確實人數降下諸路嚴切訓練至於部分亦有
成法並檢康定中諸路出師牽制之術並密付逐帥遵
守朝廷處置之詳殆無遺策然此舉動必當其時去歲

十月臣嘗上奏於先帝若諒祚果遂倔强自絕於朝廷以討伐兇渠招納降附無所不可若猶恭順服過即當含容所謂羈縻不絕況王者之師非不得已豈宜輕用今向亦云若諒祚改圖自新復守誓詔伏望廓天地之量霽雷霆之威省費罷兵安邊息民天下之幸斯言是矣然於平時不可不講議精熟一旦有隙用之無疑所謂省戍兵以實其力者其要欲省東兵之疲軟揀土兵之精勤取實用損虛費為持久必勝之術朝廷近以計

較逐路之兵去冗留精皆有定數俟向去春季依法料簡兼去歲不以龍衛兵戍邊此亦省兵實力之一端也又曰絕利源以弊其國者蓋謂朝廷歲賜并緣邊和一宜絕之賊勢自窘矣歲賜和市如諒祚阻命自當絕之上三策不待議論而利害可知所謂慎經費以固其本者此廼方今至切之務最要講求蓋經費若簡國財乃富國富即兵強兵強即蠻夷不敢內侮而後制禮作樂馴致太平何欲而不可今之言者不計國用之豐寡

而欲輕舉妄動為國生事者多矣惟朝廷審用而慎行之兵一用其費不貲苟力屈僨殫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向又以調度兵費宜以康定為鑒其言尤為切當蓋康定時兵久不用人未知戰上下騷然暴取橫用莫知紀極天下困弊終無尺寸之功亦可鑒矣向云自寶元初守官陝右出入兵間今又主關中之漕首尾七年目覩心計固宜詳悉其言誠有倫理然謀攻料敵老將所難兵者大事不可輕言之古人論兵至慎至重如向云

取橫山如反掌捕西賊若設置掩免謀雖可承言亦似輕誠願慎之重之愚慮如此伏乞聖神詳擇

起居舍人傅堯俞乞脩邊上奏曰臣竊聞延州近有密奏衆口籍籍以為事在諒祚臣備位外廷不當商度機務輒進瞽言苟所聞誠非惟陛下貸狂愚之罪夫自古策敵人者多矣臣不敢脩論以煩天聽臣獨怪數十年來不脩戎備而專事姑息損國家堂堂之威驕敵人無厭之俗近日朝廷頗用道理裁抑以伸暢威靈誠為得

也然臣謂度必能制其死命如臂使指則反覆低昂皆得以如我所欲不然士武將材決莫能犯伸暢之議廼可獨行儻猶未也制御之術宜屈伸相養今養兵百萬率懦且驕將臣雖多孰可倚以辦事國家新遭大喪人皆一詞以為府庫屈竭邊鄙之間未宜有警伏願陛下詳思遠圖先為不可勝之備以挫其奸心脫或跳梁妄狂有所干請擇不甚害事體者間有所屈庸示含容則所伸可必矣惟識理道曉重輕者居可以言譬動可以

意揣今諒祚猖狂恣肆在人言意之外豈可不隄防哉
雖未有深策秘計能為大憂敢必其無動幸陛下念之
夫人有十金之產已厚棘重關將禦寇竊一罹難疾則
有投間之虞況天下之大而復土未畢乎臣又見今日
一人乞脩邊而無事明日一人乞脩邊而又無事遂相
安於無事而謂可以卒無事所以言日益輕而脩日益
不修臣恐積習因循為悔遂大朝廷苟以為然者不過
行文書諭邊吏而已望陛下修脩邊之實而慮於人之

所忽則天下幸甚

堯俞改知諫院乞差人經度西事上奏曰臣聞有國家者慮事於未萌而脩脩於無患況事既然而患已至者乎臣雖亡狀粗爲陛下陳之臣伏見西戎猖狂負恩逆德邊鄙之熟戶則掠爲已有朝廷之使人則拒而不納其事勢如此猶得不爲之脩乎惟制御之大畧陛下與執政大臣宜講之已熟至於控扼之當否將吏之勇怯甲兵之利鈍士伍之強弱與今狂賊重輕之勢事有萬

塗非可以盡得於廟堂之上此趙充國所謂百聞不如一見兵不可以喻度者也況沿邊分爲四帥未盡得人各有心議難齊一伏望陛下詳擇重臣一兩人徃彼經度制置俾至秋冬事有豫備賊苟侵軼庶能枝梧此固事機不可稽緩

堯俞又乞罷內臣招安熟戶上奏曰臣聞近差內臣四人分爲陝西四路鈐轄俾專安輯熟戶而理其冤結仍許每歲一入奏事臣獨念之未以爲得緣所以置安撫

經畧使者正爲此等事耳夫不能慰安使叛而從僞與無故爲羌戎所劫有司之過一也苟謂帥臣力不可爲則雖內臣何益豈有邊鄙藩籬爲賊掠去乃無一人任其責者今邊事方作處置不可失宜臣謂安輯之要當專督帥臣但寬其羈勒使得盡其材力倘猶不職重行黜免則後效可圖而威靈伸矣況理有非便庸可不思將來李若愚等奏事苟不以爲信與無用同言而必從則安撫經畧之權遂歸於四人矣彼帥臣者將諂奉之

不暇又敢與之較事體而爭是非哉縱若愚等審慎無過猶不足以為後法便著成效益有可慮古人謂塞其涓涓況勢非涓涓者乎伏乞收採芻蕘特行寢罷前事之失具存方冊臣不復詳言惟陛下留神省察

神宗即位開封推官陳襄奉使契丹回上殿劄子曰臣昨奉使北敵久留邊郡竊見高陽關一路沿邊州軍戍兵甚冗馬步之卒不減三萬九千餘人歲費芻糧動以萬計諸州儲蓄之數出於貴糴多者無數歲之備少者

微三年之蓄一甲未擐則財用已匱而邊民困矣幸而
亭障無虞可以姑息一有警急如何支持臣愚以爲方
今安邊息民之要莫先於減戍卒而用土兵戍卒減則
財用省而民力紓土兵用則戰守易而城壁固此祖宗
禦戎之遺策不可廢也今延安本路七州四軍義勇之
籍無慮四萬六千餘人可以當馬步戍兵之數但官司
因循失於訓練歲時雖有教閱之名而無可用之實甚
可惜也況邊防諸郡深池高壘有陂塘沮洳之阻無戎

馬奔衝之患萬一有寇至不過堅吾壁以守之清吾野
以待之則昔時義勇之軍足為防托之用不有屯戍又
何患哉臣欲自朝廷先遣才望之臣按行一路令與監
司長吏將所籍義勇人數重行檢點去其老弱而補之
壯勇舍其征役而授以騎耕每於農隙之時給與口食
選差教隊使臣分往諸邑精加簡閱務令精銳可以效
用然後減去戍兵之半食於近輔之郡遇大征伐則發
內卒以應之如此則土有精兵塞有餘粟守禦有備而

邊民蘇矣如允所奏乞降付樞密院相度施行

前輝州司戶叅軍王韶上書言曰國家必欲討平西賊莫若先以威令制服河湟欲服河湟莫若先以恩信招撫沿邊諸族蓋招撫沿邊諸族所以威服唃氏也威服唃氏所以脅制河西也陛下誠能擇通材明敏之士能周知其意者令往來出入於其間推恩信以撫之使其傾心向慕歡然有歸伏之意但能得大族首領五七人則其餘小種皆可驅迫而用之矣諸種既失則唃氏君

臣其敢復簡慢而不歸心於我耶。喃氏既歸於我，即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急之可以蕩覆其巢穴，緩之可以脅制其心腹。此所謂見形於彼而收功在此也。今木征諸族數款塞面內為中國之用者久矣，此其意欲假中國爵命以威其部內，而邊臣以董璁故莫能為國家通恩意以撫之。此所謂棄近援而結遠交，貪虛降而忘寔附。使董璁得市利而邀功於我，誠非取勝之術也。今木征與青唐族首領瞎藥等在河州瞎征與其舅李篤

羶及沈千族首領常尹丹波等屯結可欺巴溫與龍川
首領羅結在黃河頭三者皆喃氏子孫各立文法漢界
遠者不過四五百里近者二三百里皆可以并合而兼
撫之也謹具和戎六事條列如左一臣切見涇原秦鳳
兩路蕃兵及洮河宕疊州武勝軍諸族皆吐蕃之遺種
也自喃斯羅死董羶繼立文法祇能安集河湟間而近
邊諸族自為種落其在疆場之外者皆強梗頑硬不爲
吾用在內地者又分離散處不相統一此議者所以謂

西蕃諸族皆微弱而不足用也臣聞古之善御戎狄者固不患其微弱也惟其微弱然後可以并合而有但國家未嘗得人而親撫之耳臣愚以爲陛下必欲合西戎諸族而用之宜擇通材明敏之士心慮軒豁能周知羌人情意者令朝夕出入於其間往來巡行察其疾苦平其冤濫治其鬱結如漢護羌校尉之比有不服者即稍以恩信綏之身與之為帥使其傾心向慕歡然有歸伏之意然後激作而用之則十數萬之兵不出疆場而可

集矣一臣切見西蕃種類皆尊大族重故主諸族有承
唃氏之後者羌人皆畏服尊之而唃氏諸孫今在洮河
間者皆孱弱不能自立如木征往歲居洮山有青唐族
首領雞羅瞎藥及胡僧鹿尊事之欲立文法收復洮河
宕疊等州及武勝軍諸羌而木征孱弱終不能自立會
秦州遣人逐去今洮河間諸州並無大族爲主雖有瞎
征及欺巴溫之徒各恃衆自立然文法所及者俱不過
一二百里此其勢正可以并合而兼撫之也臣愚以爲

宜遣人往河州與木征計議令入居武勝軍或渭源城
與漢界相近輔以漢法因選官一員有文武才畧者令
與木征同居漸以恩信招撫沿邊諸羌有不從者令木
征挾漢家法令以威之其瞎征及欺巴溫之徒既有分
地亦宜稍以爵命制其心腹使其習用漢法漸同漢俗
於漢界實有肘腋之助且使西賊不得與諸羌結連此
乃制賊之上策也一臣切見廊延環慶兩路番兵自來
各有成法使之戰鬪及守境皆與漢兵無異往往禦敵

殺將立功塞外此兩路藩籬所以益固也今四路番兵
並是羌夷舊種雖有吐渾党項及吐蕃之別然其種姓
實皆出於西戎而已何獨在廊延環慶則可用在涇原
秦鳳則不可用豈天地之所生育與人材性分之所授
者絕然相異耶臣體問得宣徽使曹偉在西邊日其用
環慶兵皆不及涇原秦鳳只因經畧使范仲淹在慶州
日與种世衡等處置各盡其宜故今四路之中惟環慶
路蕃兵號為得力是知教之在人而不在其性分之相

異也臣愚以爲陛下宜擇朝臣有文武材畧者往涇原秦鳳擇蕃兵可教者教之固其部族合其心力使勸勉奮勵樂為吾用則十萬餘蕃兵不費官中粒食而可以為心腹之用矣一臣以謂蕃人欲其可用須令有合有離離之所以弱其勢合之所以齊其力沿邊諸族附塞而居者皆分離散逸無大首領也勢既離弱又須團合所以均其志趣齊其心力使其勸勉奮勵相率而為吾用臣愚以謂涇原秦鳳兩路蕃兵可為十部每部置都

巡檢一人以蕃官有材能識畧為衆所服者統之而以漢官一員為都大提舉以總之但得蕃人畏其首領而以漢官總其權任自然不敢作過而久遠並為吾用矣一臣謂沿邊蕃部欲其可用莫若使其與漢人雜居今沿邊蕃部畸零田地耕墾所不至者極多但自來官中須得頃畝相連地段相接者方始招添弓箭手臣愚以為本不須地段相連一段三二十畝以上者即三五段便可招一名弓箭手矣切計沿邊諸族不下十餘萬帳

大約十餘萬帳可招弓箭手一萬人以一萬人散居十餘萬帳之間則何患其心腹不一思慮不專乎是則招添弓箭手一萬人便可獲番兵十餘萬人之用也一臣切見官中自來然令蕃兵獻地招致弓箭手多是令其全段獻納盡帳起離此蕃人所以顧戀而不肯獻也若田地隘狹招致不足處可令熟戶隨其地段多少大約耕百畝者即獻十畝與官中招添弓箭手令其全段獻納盡帳起離則蕃人顧戀所獻者狹若隨其地段割令

以獻則山原高下所獻者廣又令弓箭手得散在沿邊
族帳之間使中國羈游無事之民耕蕃部荒閒之地而
可以禁其背叛結其心腹語其利害豈不顯然明白耶
昔魏絳和戎謂戎狄貴貨賤土其土可賈今之蕃部正
同此耳若國家厚以恩信撫之其土地皆可賈易而致
臣切案古渭州一帶至洮河蘭鄯之間漢隴西南安金
城三郡地所謂湟中閭壘臨羌枹罕邯中大小榆土地
肥饒宜穀者皆在洮河蘭鄯之間誠得而耕之其利豈

止威伏羌戎而已耶書入上即令樞密院召問方畧以
為秦鳳路安撫司自古渭寨接青唐武勝軍應招納番
部市易募人營田等事並令韶主之五年韶建用兵之
策王安石力主其議八月韶舉兵破木征收復武勝軍
十月改為熙州六年八月入河州遂城之復將兵至馬
練川降瞎吳叱進攻宕州拔之岷州木令征疊州欽令
征洮州郭廝享皆路以城降復州五關地自臨江寨至
安鄉城東西十里韶加端明殿學士然議者謂韶所上

功狀多欺誤不實殺蕃部老弱甚衆能開拓疆土而耗費中國不可勝計紹聖以後王瞻復建鄴鄴之策實詔啟之也

翰林學士鄭獬論种諤擅入西界上奏曰臣伏見十月二十四日召兩府大臣入議外言竊皆傳种諤已提兵入據綏州橫山豪酋挈族內附審如是是豈朝廷之福耶聚謀累日策將安出事雖隱秘不漏針芒然趣賈逵竇舜卿就道以母沆為轉運使發京師兵及銀數十萬

兩脩芻餉出錦袍銀帶賜降者觀此則殆將兩持首尾
未有決然判安危之至策也臣前言不可納橫山及見
手詔以諒祚順向深戒邊臣無得生事臣以為信今廼
知朝廷外示綏靜內包陰計茲豈帝王之大畧哉尊用
變詐之士務為掩襲之謀乃戰國強暴之君所為也況
陛下初履天位猶處諒闇宜念祖宗蒙成太平之業以
淵靜鎮海內仁澤結民心不及慮此而過聽一二邪臣
之說欲以奇譎幸邊功此天下盡知其不可而陛下獨

以為可冒而行之聞者莫不寒心然种諤之奪綏州若不奉陛下之風指安敢一日不俟上報徑驅數千卒直擣虜境乎不然則擅興有罪陛下何為而不行誅夫中國以信義撫四夷既約束邊臣無得生事詔墨未乾而奪其地信義俱弃其曲在我彼將嫚辭以請罪則朝廷何以報之如彼懷不順衽韁裘而犯邊我不得已而起應之則士卒雖肝腦塗野而不辭蓋舉天下之怨在彼也今無故而先擾之彼將率其犬羊之衆而來爭則士

卒有旅拒躊躇而不行者矣蓋舉天下之怨在我也豈
唯士卒之不樂哉府庫之空乏此四海所共患千金之
費不給則必賦諸民則將見墮產壞家弃父母鬻子孫
以供軍期者矣萬一有奸雄之徒窺隙而乘之嘯為盜
賊小則剽屋廬大則跨郡縣於此之時潰爛而不救則
於社稷生靈得無有負乎事有謀小而妨大者正爲此
也而种諤不顧國家始末之大計乃欲以一螻蟻之命
以天下為兒戲苟貪微功以邀富貴此正天下之奸賊

若不誅之則無以厲其餘臣以為陛下必欲逆折禍亂之機牙使不為異日之悔則莫若下詔聲譴之罪誅於塞下及薛向高遵裕楊定張穆之等皆付有司次第以治其罪然後遣一介之使持手詔還諒祚以綏州及橫山之降民遂明告以譎等生事已次第伏罪則彼又將何求於我如此則顯示中國履信之美而復收夷狄向化之心無遺鏃折戟之費而事立解矣如有言者希望尤以為不然此皆非忠臣豈敢以犬馬之餘生而保天

下之事乎臣以太白經天四方地震皆為兵象切恐兵禍起於橫山之議今見其端矣無使臣言之驗則朝廷之福也伏望陛下上觀天戒下察人事以宗廟社稷為念以四海生靈為意無令天下無罪之民為奸臣所誤今誅一奸臣而天下定其利害較然可見陛下決意行之無疑臣不勝區區之懇

知諫院楊繪論种諤擅入西界上疏曰臣聞帝王之道唯信為大仲尼以為兵食可去信不可去晉文霸國之

君耳猶曰得原失信何以庇民今為國家患唯西北二邊然而數十年無烽燧之警生民不識戰鬪之苦者豈專仗金帛而然乎亦恃乎信誓之言而已矣比者西戎新納信款切聞高遵裕詐傳聖旨與种諤等納西夏叛人首領近三十人仍深入敵界地名綏州築城以居之臣切謂朝廷若遂從其計則失信於敵國生起邊事無窮極矣為今計者莫若貶謫其矯制擅興之罪以正典刑仍差使告諭西夏示非朝廷之命如此則大信不失

興功生事之徒少有懲矣臣又聞西戎有僭逆之狀已五七年擅置官司輒更年號而但倔強於巢穴中終不敢顯然出兵為邊鄙之患者何哉彼雖異族亦不敢無名而舉矣今既納其逃叛者則彼之作過有名矣以中國而失信於外裔一不可也既失信於西則北戎亦從而疑信誓之不實是一舉而兩失之二不可也興師有曲直直者奮而曲者怠左傳所稱我怠彼奮是也今若生起邊患則差往戰鬪者必曰彼邀功生事高遵裕种

諤實當其名而被堅執銳出生入死則使吾徒為之有不伏之心而生懈怠焉則難以必勝三不可也有此三不可之大患則朝廷何恤於二子而不惜於邊鄙大患乎方今公私帑藏近已空竭糧運不繼當取於民民將不堪則患起於內矣臣切料扶其議者必曰若貶二子歸其逃者則西虜亦未必息兵不若因而成功臣切謂朝廷自不失信而虜作過則直在我矣我直彼曲雖興軍擾民軍民何辭以怨乎外人議者咸曰茲事益起於

薛向鹽馬之法行之六七年今將弊矣薛向欲求脫去而使他人乘其弊故與楊定高遵裕种諤等建為此謀欲求邊任而罷轉運使之職致陝西之民從夏秋以來倡言朝廷欲收復橫山而不恤陝西之民甚有怨咨近外人又傳惑陛下之聽於外者楊定也惑陛下之聽於內者王中正也致陛下銳於橫山之議者職斯二人臣雖愚昧豈不知此事之非實但願陛下早賜指揮則外人浮議自弭矣臣忝諫職敢不盡言

知雜御史劉述論种諤擅入西界上疏曰臣昨以种諤不稟朝命擅興兵馬城西界綏州有違誓詔為國生事曾具奏聞乞并同謀人枷送下獄從朝廷差官制勘依軍法施行續又奏薛向楊定張穆之高遵裕王中正輩表裏相結誑惑聖聰妄興邊事乞行根勘以正典憲未蒙朝廷盡理施行臣伏思之陛下新紹大統方在亮陰之中所賴者兩府大臣協心畢力修輔庶政以安民心以固根本至於疆場之事尤宜戒飭帥臣講信修睦撫

寧遐荒而乃輕用奸臣之言遽議用兵之策失信於外國結怨於邊民而況關陝之西比年饑饉民力凋弊國帑空虛自寶元康定以來人間瘡痍尚未全復今又使之奉期會之役供倉卒之求彼獨何以勝其苦哉故臣慮有不堪其憂者也又風聞每於中書南廳會議其間多顧避形迹不務昌言或各持己見靡從正論至有累日而不能決者夫軍國之事常有緩急若機會一失則如奔川逸驥弗可捄止今兩府大臣依違如是使之適

變而應猝豈不殆哉昔唐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近日中書所行詔勅頗有意見不同互相是非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顏面知非不正遂即施行惜違一官之小情偽爲萬人之大弊此實亡國之道也隋內外庶官正以依違而致禍亂茲誠人主獨見事機委任責成之先務也臣愚欲乞陛下面戒兩府今後並須戮力一心堅守正道凡所議事皆當原始要終不可媮爲一切以貽久遠之患詔旨有所未便亦須據理執奏母事循嘿仍乞

密加聖鑑辯其邪正其辯邪正之術如唐李絳所言試
取惡事假以上意為善而問之或取善事假以上意為
惡而問之其人或不顧事實好惡便隨聖心而言則忠
信傾邪立可識矣此得其要也其間或有無所裨益惟
務阿附之人宜加罷出以儆在位則賢否分而職業修
矣臣以戇愚動觸忌諱忠憤所激豈敢愛身惟陛下念
之

熙寧元年述又論种諤薛向上疏曰臣切聞趙瞻勘到

种諤詐稱得密旨擅發兵馬城綏州公案止斷追官安置而已案內亦不一就勘到薛向張穆之高遵裕王中正等人外議喧然皆謂未得公當夫矯制發兵人臣之罪無大懷奸罔上國家之法不容一則見不忠於主茲實叛亂之漸為天下者不可不深懲也昔漢馮奉世矯制斬莎車王傳首京師威震西域宣帝欲加爵土蕭望之以爲不可恐後奉使者爲國生事武帝時王恢用馬邑豪聶一計欲舉兵攻匈奴與韓安國論難往復數四

武帝從恢議後無成功下恢廷尉廷尉以為當斬太后以田蚡之言謂武帝曰恢為馬邑事今無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武帝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恢聞乃自殺恢當時稟命於朝廷而舉事不成武帝猶謂不誅無以謝天下蓋慮後來狂易之人妄興邊事殺傷士卒疲弊中國故以為戒爾今种諤詐稱密旨擅發兵馬以致邊境騷然公私勞費此而不誅孰為可誅者所幸賴者陛下仁聖之

心充格天地天地神靈擁祐聖德故致諒祚死不然兵連禍結百姓受弊於今已不淺矣伏望陛下深思宗社之計早絕禍亂之源發於聖斷斬諤以謝邊民以誠後來專輒興事以遺國家之患者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其次薛向臣採諸衆論其人本為擘畫用鹽博馬事今來鹽鈔布滿中外賣之折錢而復不顧其法已弊矣向切欲擺脫未有緣由故於上前妄陳橫山可取之議欲作邊帥以徼已利耳非忠於朝廷也洎過本路遂將公文

并手詔與諸將稱得密旨圖取橫山以致种諤狂發貪
功恐為他人所先輒作此事迹其所由首惡者乃向也
今种諤既議追官安置而已向乃猶不失為州臣恐用
法未適輕重之宜縱使陛下當時曾許向經營此事乃
為向以甘言厚利眩惑之故所謂懷奸罔上者非向而
誰漢武帝所以不赦王恢者正為此爾中外皆謂向儉
巧之人善結權貴致位至此悉用此道陛下既為此
人面欺當須覺悟而怒之不當曲為主張掩蓋其罪也臣

恐今後奸邪之人窺見此意別生事端誑誤陛下以爲朝廷招天下之患陛下又將主張掩蓋之邪將不然邪臣聞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言從衆也仁宗皇帝未嘗私意喜怒天下之人謂之善則用之天下之人謂之惡則弃之是以天下稱其聖此陛下所宜法而行之者也今薛向之罪惡中外切齒關陝之人恨不食其肉而寢其皮而陛下獨未悟臣所未諭也其勘官趙瞻既勘得种諤薛連薛向等人便合追攝勘證豈得再取朝

廷指揮顯見黨庇懷奸首惡之人伏請選差公正強明
臣僚并趙瞻一處勘鞫以正邦憲以厭人心臣前已具
奏乞不差趙瞻作勘官恐因與薛向鄉里之舊曲為黨
庇今乃果然臣恐兩府大臣中亦有黨庇薛向如趙瞻
者陛下不可不察也臣職在糾奸故敢觸冒忌諱昧死
陳誠惟陛下念之

神宗時張方平出知青州未行帝問祖宗禦戎之要對
曰太祖不勤遠畧如靈夏河西皆因其酋豪許之世襲

環州董遵誨西山郭進關南李漢超皆優其祿賜寬其
文法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精審吏士用命故能
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及太宗謀取燕薊又內徙
李彝興馮暉於是朝廷始旰食矣真宗澶淵之克與契
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三朝之事如此近歲疆場之臣
乃欲試天下於一擲事成微利不成貽患不可聽也帝
曰慶歷以來卿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對曰臣時
為學士誓詔封冊皆出臣手帝曰卿時已為學士可謂

舊德矣

右正言孫覺論自治以勝敵國之患上疏曰臣伏見陛下去年經營西事議不素定邊臣二三至今偏裨輕易出師深入營建城壘轉輸饋運數道為之騷然終之楊定見誘喪元於敵今又或傳交趾爭立內相誅夷為更易廣師以至閩越諸州大抵改置牧守矣而北戎亦輒為誓約擅刺兩地邊民中國四陲而三方皆警此蓋陛下新即大位遠人未見威德故敢或為侵侮以窺我邊

朝廷整飭戎備選置任使未為失計也然臣竊聞之虞書曰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夫以堯舜之時聖賢相會宜長策成算以厭伏四夷然其言專以難任人為本蓋任人處內則主聽眩主聽眩則任使不明忠邪雜進雖有智勇安所設施或任人放遠則智者竭其智勇者獻其力夫如是則何蠻夷之足患哉臣又聞六月詩之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蓋小雅王道之序凡其所言皆綱紀人倫惠養萬物君

臣相遇以誠而知羣下之勞苦遣使勞還恩意愈篤反復以自治為先故能周道中興邊人遠迹臣愚竊以邊人之患雖盛王所不免唯知自治者為能勝之伏望陛下雖講邊脩選帥臣而深以詩書為監日新盛德使任人不能眩聽而次序以興小雅之廢則臣特見四夷畢來陛下深拱以享太平之報

覺又論治邊之畧上疏曰臣伏見陛下深以敵國為念而治邊防儲軍實臨朝慨然思古之將帥至親撰文以

祭前朝大將之有功者垂老降徒賜之服章延見訪逮
以此見陛下之於敵國懷不平之憤而欲上為列聖撫
之於無窮也臣竊不自料謹上治邊之略伏惟留神采
擇國家與敵和好六七十年雖時有邀求或小侵嫚然
未嘗敢頓隳信誓深入大擾邊民白首不見兵革朝廷
雖歲捐金繒厚禮重幣以結其歡心然吾之元元得父
子相保以養其家不至於暴露流離肝腦塗地者列聖
之賜也其賄益厚其勢益驕其弊終至於用武何也與

者倦而其取無厭約既久則其終必弊則其至於用武也豈得已哉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苟不得已則軍儲不可以不實邊防不可以不脩將不可以不擇卒不可以不練吾之糧械既已備足戎人守信誓謹疆場則吾固待之如初若大有所求違約妄作或舉重兵以臨境上恃吾有以待之則以戰以守惟上所令臣雖未嘗至邊州以臣之所聞見切恐今日之將卒器械糧廩未可以與敵角也臣聞李

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享士賞賜決於外
不從中覆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選車
千三百乘騎萬二千匹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
破東部滅澹麻西抑強秦南支韓魏委任邊將必若趙
之於李牧可也太祖皇帝神武聖謨燭知邊事故關南
用李漢超瀛州用馬仁瑤常山用韓令坤易州用賀惟
忠棣州用何繼筠延州用趙贊慶州用姚內斌環州用
董遵誨原州用王彥昇靈州用馮繼業遠者至二十年

近者亦不減十餘歲其家留京師者撫恤之甚厚郡中
筦榷之利悉以與之恣其市易免所過征税令募驍勇
以為爪牙每來朝必召對賜座飲食之其還也厚加賜
賚故邊臣於財得以養士用間通知蕃人情狀敵將入
寇我已先知設伏掩擊多能以寡勝衆以至平蜀取荆
下嶺表收江南二十年間用兵四方而不以西北為慮
者諸將守邊之力也臣以謂才能策略若此十數人者
不乏於世顧所以委任責成之道何如耳誠能講求擇

將之方於諸州要處試而用之其才果可任也則付之
一州以便宜從事地可壑闢聽招土兵卒可選用聽其
廢置財可聚散聽其出入間諜往來聽其自便率歲來
朝燕見加禮使君臣之際洞見心腑則將輸其忠士盡
其力是被邊諸州皆得李牧以守之也如此則敵之進
退常在中國至於無厭之邀求無故之侵侮彼將望風
而自阻矣孰敢赴湯蹈火以取糜爛者哉夫以衰周之
諸侯唐室之藩鎮皆以一國或數州之地外抗邊人內

拒天子蓋用志不分者能以小敵大委任責成者能以寡勝衆也今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鰓鰓然嘗有邊陲之患用人不專而間說者衆不假人以權而朝廷自任責故也臣聞治天下譬之養身身之血氣不可偏有所養養血以勝氣養氣以勝血皆以致疾而害其身文武之為用亦何以異此國家自西師講和以來天下以兵為諱武事之不講也久矣陛下天錫勇智兼用文武方將大拯天下之弊以為宗廟無窮計慮則夫脩邊選

將之方特其小小者耳伏望陛下日新盛德聽用賢俊
收採衆策以期成功天下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二十九